# 周忠毅公奏議

明故忠御史贈太僕寺卿來王周公墓誌銘

嗚呼此
明天啓忠臣第一人周公季侯墓也公之時大憝起
於璫署而公以名御史攖其鋒壬戌之夏有雹警
公謂其占在璫疏畧曰雹者陰類見於盛夏其象
爲臣侵君下陵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頃
朝廷一二處分僉謂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卽不敢盡信廼于人所指如
魏進忠者借

上之震疊以肆機鋒挾
上之寵靈以成袒護至且巧立虛名漫無忌憚離間
䑛於蠅營譏構生於長舌其爲隱禍豈不堪憂疏
入璫噂之甚因是改名忠賢璫之得幸
上有根底其喉舌之機寄諸女戎犄角之勢寄諸醜
類甚則間諜之用且寄諸我然公不爲小懾有爭
客氏之疏爭再召也有爭劉朝之疏爭典兵也復
有與給事輩爭之疏公之與輩爭則以考察先是
京察時有匿名之書見於市所排斥盡一時士而

公在焉此所謂諜之寄於我者也賴御史大夫趙
公南星持之堅察典卒以無撓而輩疏出矣葢公
之疏薦諸公畫及故督師廷弼輩以爲辭且有締
結王安之詬公謂搴𠻳之不我釋并以廷弼之薦
而以有忠賢之郤耳忠賢之計旣不獲陰寄於察
典則必顯借夫彊事者勢也且諸人而尙解言王
安則亦第問安所以死與死之狀之慘而罪人斯
得夫考察朝典也而何以寄忠賢之臭息言官朝
士也而何以効忠賢之股肱疏上具言所以其批

剔表裡條敘本末覩諸疏無復留餘故璫之怒以益深公之敵以益衆甲乙之際璫勢成丙寅有詔逮公而公從膺滂之後矣嗚呼用師於璫者不啻數十疏而璫恨公以螢弧之登此公之爲忠臣第一人也天下知之國史傳之至公治行第一則予先仲方伯公之治淛頗與聞焉故予得以公子廷祚之請合之爲公誌誌曰公諱宗建季侯者字也別號曰來玉其先自淛遷蘇之吳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恭肅公用公曾大父也恭肅四子其叔爲

孝廉公式南孝廉之仲子輯符是爲公父自父逌
大父皆以公郵贈太僕卿母顧大母郁皆贈淑人
公之生值周中葉至不能具脩脯自習章句以及
制業皆贈太僕爲之師年十三以文奇有聲其補
學宮弟子實受知郡伯朱公爕元其後復受知邑
侯劉公時俊是爲予同年友西川名大夫也丙午
舉於鄉再下第益攻苦於學與吳公默袁公黄有
竪義送難之契復深叩性相之宗於果清湛禪師
亦可以知公之於死生矣癸丑成進士其試春官

出張公翺之門時年才三十而耳其名者如得者宿爲庶常之選俛得而失之從選人得令潮之武康武康之爲邑也褊且僻公殊不見少意與令有餘邑無寧邑有餘令居頃之有德清之攝丙辰大計吏以異等再調仁和凡三歷邑皆在潮潮爲天下財賦地其民最苦者賦役苦吏苦兵其民之孱者苦民之黠者是不獨一邑也大約其緒繁則其府蠹益甚公一務爲簡易凡以賦事役於官無當者皆汰武康之汰者五十人有奇其存者才三之

一德清之汰者百八十人有奇其存者才二十之一以是事無長人顧人亦無長事至徵收之爲登爲逋爲舊爲新其揉如絲公會其數於一單據案即得於是民之輸於邑邑之輸於國者皆濟德清南糧愆期者至八年公至一日而竣仁和之賦逋者幸歲數千金公在事之一年不及五百金明年才百餘金其尤善者莫如兌運之法其法先期覈漕艘之數艘設一廒其廒所受之數亦如之艘旣集則掣籤以示之艘受一廒無升斗之羸詘焉耆

米之入則官與民相授受其出則官與兵相授受而民與兵無所授受民與兵無授受則姦吏之左袒姦民之外市者其智皆無所施故是法也其事徑其數無爭行之武康而便因行之德清仁和遂著爲令葢公立法既善亦其力足以行之德清以賦法之亂其兵之受米者五年而三譁其前令以見侵辱移其官矣公至持額如故羣卒陰爲盟且以某夕舉火因刼令改其議公雅悉羣卒所爲因授指衙官故夜出以餌之亡何羣卒果至甫入冊

而伏發見獲者兩人公令潛送繫武康獄羣卒亦
竟不知設伏者爲官舫也至所約舉事之期公晨
起如兊所好約其長至庭中語甚溫旋出牒數卷
曰此爲兊事本末當白上臺者爾等不受約且得
罪矣衆猶耳語因出其夜獲者二人示之衆始大
沮叩頭伏兊事得以無撓其報完更視他邑獨先
至聽斷之際於人命特嚴時或屏騶從猝至死者
之所則兩家之覆皆發故訟囂爲之頓息當其時
雖他邑獄疑者徃徃皆決於公長興有曹濟之獄

久不決部使者移武康令公夙夢披血而呼者曰非聰不明公疑聰音近充因逮牒所連者趙充既至則別以鄉音鞫其子於異室始具悉事本末得所謂孫敬者論死一時稱神君葢公雅不能以三尺事豪貴至田叟村嫗則皆得叩膝敘手以家人語畢其懷來故凡所涖不數月輒庭寂然几案之前即嚴墾也嘗言有司無他謬巧獨事之大者小之難者易之轉折者直捷之省一紙即省一紙之費少一人即少一人之擾惟有司有漁人之心故

民之爲蟜蚌者益多耳自視事以來所論坐法當贖俾各以米入監分給纍囚之不即死者無一錢入署中雖上官所取用或歲逾三四千金公尚力持之獨民蠹所在則不敢狃乎小慈凡城社之胥風波之民次第皆伏峻懲盜旣得狀則立與衆棄之四達之衢杭故苦盜尤不喜自明被盜盜以故益恣至是皆戢其尤快萬心者復有二事其一則畧敝一事其毒凡覊數郡其爲窟者三上窟於廣陵中窟於金閶下窟於杭杭窟最爲叵測自杭而

東則嚴州又爲一窩其鈎奇之法非一甚則以幻
藥掩之凡所得女子恣其所爲騾旋以入積年之
窩主是窩者不出戶而遍漁四方之色其饜則以
押衣爲豢不從者聽於刀碪計杭一城以亡失子
女告者無慮日而諸姦者其力能以衙門爲金湯
惡少爲鷹犬人至莫可誰何公心憾之甚密捕得
首惡者倪承德因盡發其窩得女子數十人皆致
自藥術其以稚年見掠者不復記父母矣承德者
貌覘之幾同愚愿計三十年間所掠不啻千餘皆

自伏也其甥趙科者尤甚嘗得一婦驅之娼不卽
從立殺之投諸火因大集諸婦各授之爐餘之骨
寸許以爲令其不道至此承德科皆論死其黨方
四汪雲等二十餘人皆擬戍强半瘐死其家重樓
以居盡沒入官爲城隍廟費捕得之日士民聚觀
者數萬其聲流聞諸郡亦各爲脅息者逾年焉其
一則邑之有養濟院凡爲煢獨者設其後更成奸
窟杭城爲甚聲沈松者不知何人以詭食於院遂
擅其籍籍有缺則以其名名卞是公而身食之更

以少饘粥遍致翳桑之衆既入其笠則不復得散別募所謂丐魁者十餘人俾分部其衆鵠形鳥嘯以乞錢於轂擊之地於是吳山天竺諸處遂爲松外府其法旬日一較所獲獲不如額者有刑其刑至有折脊爊眼之條久之而胥爲刑餘則更用示憐於人俾足乞限而一方之瘨孤瘨貧者率轉死溝壑終不能闌入松塹而沾公家之一粒公廉得之一日猝至院中核其籍具得虛實狀立斃松於獄則其家子女玉帛儼然素封盡沒之以衣食諸

貧者其屋直以歸放生池而後養濟一院始爲官
有人有編繪其事以傳者嗟乎此二事者可以知
公之於璫矣夫二豎至微顧天下之患莫大乎微
鰥寡之佽而別言國討三川周室固秦兵之朝市
耶惟公之於二豎也不以名舍蜀則知公之於璫
也非以名取韓藉當時公竟勝璫者亦正如勝二
豎耳豈以詫獲醜哉杭之憂桂王者以渠不受舟
公濬之畚鍤皆給於官在武康時嘗以金六十出
巽隅之地於采石者以護地脈其學宮建於草昧

之初不中程且圯矣鄒魯之模蘇公而現蓋公治邑不啻家丈人之於家絲髮皆心眼所至顧意恒綽然又時以茂宰爲苜蓿師三邑之士蔚起與諸生說經書輙成帙興至或手自拈義與相唱和暇則角巾選勝課植西湖桃栁及補孤山處士梅文以記之戊午去仁和紀公者稱有范萊蕪之清而斂勝有孔洛陽之執而達勝有陶靖節之風流而政事勝無一字溢時公名冠諸侯以有所格蹔授工部主事予假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爲明年庚

申時朝士盛有門戸之形公屹然中立特標虛淡
兩字爲當世規曰德業以虛而彌廣功名以淡而
彌長見之疏奏時論韙之而不能用旋具疏論璫
甚厲座師葉相國見其草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
宜寛以待其變擊之過迅恐負嵎之勢遂成是言
也則公能用之然璫日益以甚則公雖欲用之而
又不可得此諸疏所以備鐘鼓也聞璫嘗以公疏
故率其類絮泣
上前祈得削髮爲僧以激

上怒有

旨廷杖公賴葉公救以免愛公者或以知幾爲勸公曰業爲臣子復暇爲身謀乎雖光祿一差臺中以與中涓相涉諸公恒病之公義不避視其事凡歲減五十餘萬金復用觸大璫王體乾疆事之起任職者率以逃爲上策獨張公振德之殉節最著舉家投燼者二十餘人公合衆疏於朝得謚烈愍其他指切軍國大計不少休其敢言敢任者類如此癸亥以直指按楚歸值贈太僕之艱時事形日異

萬工部璪事聞公頓足曰奴手滑矣旣楊中丞諸
公連就逮公知不免第慮爲八十毋憂聞逮之夕
秘不敢令知詰朝入城起居贈淑人笑語如恒時
旋辭於廟以耆養贈淑人付中淑人及諸子託他
事遣還冊俟逮者於晉關宣詔訖卽就道至都下
鎮撫獄緹帥許顯純璫豢犬也所以治公者其酷
非所忍言數訊之後勦折殘絕矣公抗詈不少屈
亡何移獄就內公知爲前諸公畢命處強自力起
索衣冠望

闕而拜者五謁闕而拜者四是夕遂不免是爲六月

之十有七日越七日而後棺斂出於竇先是公未

逮時業用故邑令工部主事曹欽程之譖奪其官

且追贓千數百金入公家盡矣至是復增追至萬三

千金流傳復有門誅之說於是贈淑人友幼女一

人驚痛立殞聞者無不流涕丁卯今

上登極璫伏誅元年正月公子廷祚廷祉始出自草

上詰

闕訟公寃於是公家之聽於有司者其事皆罷有詔

贈公太中大夫太僕寺卿給祭葬錄一子入監讀

恭肅公以省垣事

康陵亦嘗疏擊大璫及諫迎法王著抗直聲後百年

而繩武者復有公可以觀世臣之烈矣顧恭肅以

生至冢卿而公以死得太僕豈不悲哉公自爲童

子時所聞語涉忠孝者輒手錄之及入臺中首列

孝廉公寬益孝廉嘗見構邑令之修郤者孝廉以

嗚於

郊廟事未竟而身殞贈太僕爲腐心焉至是其案始

自劉公時俊以監軍功坐譖公復疏理之葢平生於繼志感知之際類有至性及檻車之發衆憤雷沸諸大夫憐公之貧者各捐橐以爲道路費周公順昌後公而逮死者也其人清苦絶倫亦附二金於公袖陳太史盟於公交至淺及公至詔獄太史露身與諸急公者其其義斯亦公平生肝膽氣誼之効矣性不能爲諛亦不能受人諛每見鄉人之祠其有司者如故事公未嘗一借之名及武康之祠公者於學仁和之祠公者於湖德清則有三賢

之祠爲熊公德陽宋公與祖而公以攝君與焉尤爲希有公時皆移書峻止之不可得然迨公及禍而三祠之靈光如故三邑之頌公者不以瑺故少易其爲桐鄉也公遺書付諸子者有曰古忠孝人視一死如尋常故慷慨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有能死者哉皆學問深至語性嗜讀書雖簿書鞅掌之餘不廢丹鉛嘗言有書可讀便是生人一福所論著伸紙輒就有奏議四卷老子解八識規矩畧注論語商評定通鑑紀事本末荊川右編昭

明文選人倫佳事及詩文集甚富故一周公也爲文士爲良有司爲忠臣而楊推者獨以忠從公之所以死也公死諸公之後其所繇死者在諸公之前故吾於公之忠復有第一人之目嗚呼人臣之誼不願爲忠即載筆者亦詎願得忠臣而文之哉夫宮府之搆其禍於古爲烈葢關運數顧膚湊之死以漢殉之訓注之死則不必以唐殉之造物於二代之死者又何軒輊耶故世所憾者以訓注而蒙膚湊之事所惜者以膚湊而不値訓注之時以

膺滂而值訓注之時其後尚有武宣諸帝其威能
行於鷙鷙之藩鎮而不能爲忠我者一取其殘典
故雖人如訓注而死於璫者非天下意雖人如璫
而死於外兵者又非膺滂意令璫之死尤伏漢法
是即伏公疏也公雖生不殺璫而死殺之矣然則
吾
君之畧雄於宣武
國家之祚熾於漢唐計公之爲忠者亦必快於膺滂
試取忠臣之不可願者而故願之故文之將願爲

蔚宗之傳膺滂者乎抑願爲予之誌周公者乎公生萬曆十年六月之十五日至卒之年爲四十有五元配申氏礽封孺人以公三品䘏進封淑人子六長廷祚邑庠生今入國子監讀書娶袁氏次廷祉邑庠生娶吳氏次廷禧聘董氏俱申淑人出次廷祺廷祩側宋出次廷禨側俞出女五一適庠生蔣玉輝一適庠生陳修一適趙渭一字陶學儀俱申出一字呂啓元側宋出廷祚子四曙昉曦昹曦聘龎氏祉子一未名而殤所賜兆在邑二十七都

九畨之叟于圩予讀廷祚兄弟所列公者三疏㦛乎如聞公之聲也然祉也旋以死孝從公矣廷祚經術氣節皆克其家所狀公萬數千言予裁而誌之復銘之銘曰

忠臣而可願兮而死於璫忠臣而不可願兮而足以死璫死於璫者緊一臣兮如顏之烈繫眞於杲死璫者緊一臣兮如雎之伐繫許於張吾以是而銘公之藏以敷

天子之耿光顯忠錄幽

天語煌煌惟易名之有侯兮是在太常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戸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知

經筵

日講纂修

實錄總裁通家鄉侍生桐城何如寵頓首譔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

管兵部左侍郎事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常寺卿

太僕寺少卿三泰

敕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政兵部職方司郎中通家

眷年弟中州楚頓首篆蓋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前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戸兵刑科都

給事中入侍

經筵年眷弟陸文獻頓首書丹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守大夫資治少尹

太僕寺卿來王周公神道碑

令

天子首揚忠烈御史周公晉七秩貤恩再世

祖制文臣三品以上得樹神道碑墓道東南公子長

君廷祚將以十二月初九日葬公

賜塋而走一介以碑文見屬余再入承明受交于公

每詆掌談天下事肝膽洞盡且猶子羽宸之女實

字公三子廷禧誼不得辭按狀公諱宗建字季侯

號來玉系浙東居吳江自始祖俊德始五祖瑄生
昂昂生恭肅公用是爲公之曾祖恭肅生孝廉式
南式南生封御史公輯符則公考也公生長名閥
不異單門少隨封公學語及楊忠愍事慨然有爼
豆之思自童齔而已異矣性敏悟下筆千言聲滿
大江南北癸丑第南宮年纔三十餘四方見者驚
曰向疑是者宿也令武康視篆德淸謝繁仁和所
至如神庭無留事稽錢穀如課家政御胥吏如約
臧獲撫百姓如督子弟訓諸生如處朋友公嘗自

言有司無他長惟大者小之難者易之轉折者直
捷之若自道云他郡疑獄積不决臺察移就公一
鞫即了最著者趙充一事他如核戶清賦禁絕略
販善政不勝書也公既洗手視事歸橐蕭然惟三
邑課士文數卷而已兩舉卓異入拜御史會逆璫
魏忠賢客氏交通煽虐無敢言者公獨列其奸狀
疏上者四時逆璫猶名進忠而公首發之擬
廷杖論死幸救得免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有典
兵行邊之舉公極論其害壬戌巡視光祿一意清

釐可省鉅萬而大璫王體乾又側目矣癸亥奉
命按楚丁封公艱掩關不問戶外惟地方利弊知無
不言甲子水災藉公請折全活饑民無數時楊公
漣左公光斗群起攻忠賢輒引公疏語爲証適萬
公璟杖死公頓足曰此逆璫以部郎爲嘗試也吾
輩今無死所矣乙丑果㗖曹欽程以爲令時受賕
誣公而削奪勘追之
命下矣先是欽程令吳江動指富民居奇公爭曰富
民貧民册奈何重困之又有公宗人歿無嗣欽程

思利其有特以公在不得逞也用是積恨詆公與
張公愼言同譖晉撫柯㬎擬張公戍奏上逆璫矯
旨竟從㬎疏批逮逮之日公托他遊别顧淑人怡
然就道士民巷哭頃刻數萬人鄉先生王公世仁
吳公默申公用懋趙公士諤爭捐金助行周公順
昌特以二金納公袖中所至村農野媪爭出錢餽
緹騎視善視公公顏色不變也旣下
詔獄拷掠備至公但連呼
天地祖宗共扶擊賊逆黨許顯純崔應元迎璫意必

欲死公懸坐贓萬三千五百知公貧不死法必死

追比也有陳太史盟者慨然謀之張公捷陸公文

獻出金三千有奇欲以活公而公竟不可活矣先

是逆璫殺王安

熹廟久弗聞也公于辨郭鞏疏發之

熹廟始詰問逆璫璫以劉朝對郎

賜朝死逆璫怖喪膽矣用是恨公儲公欲殺甚于楊

公漣云

今上御極公子廷祚上書訟寃

詔予全卹易名賜祠煌煌異數嗚呼可謂榮哀也已

公之與鄒公元標馮公從吾論學曰人心昏溺雖有百種大略俱從無忌憚來忌憚二字絕與天理相近相在爾室一語千聖學問丹頭也鑒往持平疏略云國家畢竟以遴事爲第一緊着臣子畢竟以君德爲第一根本一語偶岐正可爲參伍之藉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皆前人所未發也恭肅公事

康陵嘗疏擊大閹諫迎法王著抗直聲公雖性生忠

孝乎淵源之所來者漸矣嗟乎逆燄之張輔搖鼎沸而
宗廟訖得晏然則以諸君子爲之撑拄也諸君子之功則以公爲之首事也公識獨早公禍獨烈公樹亦獨偉嗚呼公何憾乎姻婭生卒詳誌中銘曰
欷豈得剛節不辭苦名李范齊羞絳灌伍此一士謣彼九關虎美新蓬然茅靡三鼓長弘一呼奮其豹武海水群飛碧血在土嚼齒銜鬚詛不可侮九鼎一綫萬死千古

聖人寵興整我
皇矜元祐踣碑日月再覩闡忠揚貞蘭臺盟府無陂
不平無豐不蠱賚以敎忠浩氣可賈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
實録副總裁年家眷侍生董其昌頓首撰并書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

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巳居中用事周公為御

史因盛夏氷雹論内臣為害訟言攻之當是時閹

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旣首發閹奸

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兵皆以剪

閹之翼而遏其機牙逆癸亥内計極論閹與其私

人叢交亂政狀輦大憝且懼諸與輦潛附閹者

聳聽喘汗人自以為罹公白簡遂聚族而謀公矣

乙丑閹黨楊魏諸公考死群小脅閹曰必殺周某以洩吳江舊貪令曹欽程飛章告公公喪父里居並斬籍追贓獄未上而檻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以丙寅四月十三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甫四十有五越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其慘毒視楊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織閹實又誣奏公傳言將拏僇公之母以驚死所坐贓多不能償其子廷祚廷祉亦旦夕祈死會

今天子御極遂竭魔諸閹訟寃

天子嘉公晉發奸逆贈公太僕寺卿褒䘏有加又
詔所司定犨等罪狀於是天下雖芸夫牧豎無不稱
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咀嚼犨等恨不得臠其
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公爲兒時聞其父談楊忠
愍事輙抵掌曰奸奸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窻誦
讀流涕覆面甫入臺卽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
廷杖者三比其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
掠逾兩月無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
於忠孝葢天性也公少儁傑廉勁遇事風發舉進

士益自刮磨飭理以踔聲業釋褐爲武康知縣視篆德清調繁仁和剔宿蠹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明其在西臺諳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不言東事之殷也議恢復計兵餉責成中樞執政皆鑿鑿可施行廵視光祿歲覈冐破幾萬餘金閣體乾以郊廟享用爲言公據會典駁正閣亦爲屈服犖被彈猶狺狺不相下公曰今劉朝典兵行邊犖能出片紙遏朝吾請爲洪文衡之名犖噤不敢應其以正論服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

大夫當持平心渙黨議無使國家爲熙寧紹聖之續其言論風指於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附麗而魏公在諫垣尤爲牴牾及内外鈎連中旨數出慨然知國事日非而是非邪正不可假易也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放逐遂不惜傾身願與之同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讜特達致身授命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蘇州之吳江人也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曰恭肅祖諱式南舉人父諱輯符母顧氏太僕寺卿

諱存仁之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妣皆淑人妻申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祚邑諸生今入國子監讀書廷祉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祺廷禖廷禨女五人皆歸士族廷祚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公於叟字圩之

賜塋惟公與魏公爭論故僉院王公德完遂相擊排魏詆其末路而公護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也及糾華疏出魏公亦閧而嘆焉魏周之爭舉朝幾分左右袒既而隸黨籍兜闒禍白首同歸闔棺論

定閭之煽虐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墓隧之碑
重複書之不獨使兩家子弟通知二父志亦以信
于後世云爾
銘曰國有椓人金虎在旁群小蠅附厥翼始張雄
唱雌和設陰施陽公眥奮筆抉擿附璫譬如迅霆
破彼蟄藏飛譖鈞謗傳叉以償身塡牢戶魂復桁
楊腐肉安逃枯骨何奠明明昊天云胡弗愴
神
煮之際黨論拒撑分部立墠沸羨揚湯塡河濁流焚

玉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逆焰焚如顯此忠良
孰云長夜天晶日光嗟我于公同籍同方我爲黨
魁憔而後亡悼從撫今有淚盈眶刻文碑石過者
盡傷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年眷弟錢謙益頓首撰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巡撫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前太僕寺少卿陝西道監察御史掌河南道事奉
勅巡按陝西年眷弟蔣允儀頓首篆額

賜進士第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奉
勅提督直遼餉前巡按陝西年通家眷社弟吳煥
頓首書册

贈太僕卿季侯周公傳

嗚呼當侍御公首發逆閹擅權之日在廷多以虺角易之既摘決閹黨給事中郭鞏輩阿結醜正至一再披陳莫不擢筋剔髓誦者舌吾不能入雖叵測無所疑沮而有識已怖其卒矣余嘗過公公言中外黨附非國利吾必不愛一死是時司禮太監

王安實伴讀

上爲逆閹擯擠以死

上方顧念公疏適至且不已則請斥遣客氏又不已

則請止內臣行邊無弗危言極論言人所不敢公至是已飲刺逆閹之骨擬杖三奪俸再顛若崩崖之卵公自若也一日延余入斗齋顧笑曰吾知不免余應聲曰

宗社有靈當不至此嗟嗟此癸亥秋語也度夏萬郎中死杖下福清蒲坂兩師半歲中相繼去國太宰總憲戍削逐南樂修郄言官逆閹假手釋憾黃扉穉豎合而鷹犬嚮附楊左諸公纍纍甏若盧公朝露之危寧待丙寅三月二日哉公從容就縶義不

反顧雖友朋匍匐猶冀其生而璫久已無生公之
意矣原公逮拷追責半夜囊沙與諸君子同而一
訊再訊一追再追掠立之慘獨異蓋公不第攻擊
奸閹與阿保者最先即指交通之賊子亦最蚤見
故毆亦最烈公以四月十五日下
詔獄畢命于六月十七日先五月六日王恭厰災六
月六日地震屋瓦有聲公死之翌日朝天宮災月
晦蘆溝橋水災即天亦不寧厥居也况人乎今
上御極贈公太僕卿賜祭塋廕卹備優渥而傳办之

曹欽程以媢璫論死郭鞏以璫案繫鈕徒旋亦論
死公爲御史所陳論皆關洪鉅如請與鄒馮二公
同罷申救文鄭兩君之黜及力維直諫之王公德
完請卹死事之張公振德辯明劉公時俊之寃咸
侃侃讜議非人所能言與肯言者自有公奏疏在
公名宗建字季侯來玉其别號爲人伉俠有志節
三爲令尸祝皆有異聲詳在諸名公志傳茲不具
列其子廷祚刺血陳情不與罪仇同戴天日至生
嚙許顯純于藁街而觀其騈首焉

史氏曰婦寺之禍至乙丙間極矣然使秉鈞者持憲不回矢身報國即宵壬未敢盡决裂也若政本之地如蘭斯馨則依倚者徒不招而集矣惟崇禎丁後至之誅柄倒于門戶之目一落不可復收繼之者又日甚一日合漢黨錮唐清流宋雒朔蜀之禍而兼有之公所謂權璫之報復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假中涓而重者豈獨為一輩哉豈獨為一輩哉

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簡討纂修

實錄兼
起居
經筵展書蜀雒源陳盟謹譔

御史贈太僕寺卿周來玉先生傳

公名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蘇州吳江人生有志槩七八歲時甞侍其父泰六公泰六公偶與客古楊忠愍事語未卒公遽起問求詳泰六公因爲覼縷言忠愍忤嚴嵩及得罪以死狀公拍掌大聲曰何物楊公大好死彼嚴嵩安在哉泰六公悚然驚異之既爲文章名噪一郡弱冠舉于鄉越八年而成進士授武康令有異政更賢仁和晶斂慈惠民大戴之甞攝德清三邑之人皆立祠生祀公尋以

傳

卓異徵拜監察御史時爲

慹皇帝元年逆閹魏忠賢尚名進忠已得用事與

上保姆客氏朋倚爲奸然人猶以爲易與曰此壁鼠

耳無能爲也公曰不然虺巳虵矣乘霧則不可制

會天雨雹公上疏畧云今四月爲盛夏陽長之時

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廷咸疑有物憑焉臣即不敢

盡信而千人所指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丁心存叵

測借

皇上之震疊以肆機鋒假竊蔽锡邪正顛倒朝端之

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甚而巧立虛名

上無顧忌離間起於蜚營讒搆生於長舌其爲隱

禍大可寒心疏上忠賢恚甚會

上御經筵講讀竟忠賢怒目語閣臣即御史疏丁人

所指目不識丁此何語也時首輔爲葉公向高從

容言是言官也豈當深咎忠賢意稍解尋又傳

旨予重譴葉公又具揭力救獲免居久之

上似心悟忽遣客氏出宮朝臣方相賀其明日復召

入寵顧如初公又極諫請割小恩以慎大防凡千
餘言語皆危至有
詔奪俸三月然忠賢愈怒不滌陰與其黨給事中郭
鞏等謀逐公時正人尚多在位鞏等弁謀卷去之
乃援進黨徒彈擊四出公患之曰羽翼既成禍不
遠矣吾不惜死因復上言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
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
敗今乃有郭鞏者結連膠合取旨如寄權璫之報
復友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

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汪秉謙一斥侯震暘一斥王紀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欲厄孫愼行盛以弘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闗舉朝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敢明言犯其鋒者而忠賢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攻擊將內有忠賢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市威而外復有羣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因請誅忠賢羣等甚力忠賢

既憤且懼乃率羣璫環泣
上前至請自髡以激
上怒遂得旨責公回話公復申論不屈傳旨杖八十
又以葉公力持返詔改奪俸一年于是公履虎不
咥者再矣或謂公君義大章雖更數月無語未爲
寒蟬也公厲聲應曰卽日者遂死杖下安得聞君
是言乎
上實生我不敢不以死報時閹忠賢欲使其徒劉朝
等典兵行邊議既定需期發部公曰俟詔既發爭

之晚矣即力陳內臣與兵有三不可九害疏入不
報然其事竟寢已而奉按楚命歸遭父喪當是時
忠賢益橫虐無忌其黨徒日益進于是僉都楊公
漣左公光斗等交章訟言朝賢多和之者即所稱
紀皆以公曩疏爲權璫忠賢以是益追恨公未幾
楊公等僉譴歸于是忠賢大樹威福殺工郎萬公
璟公時家居歎曰是奴戮士手滑吾屬寧足復留
種乎其明年春奸人工部主事曹欽程希忠賢旨
誣奏公并及張公愼言等四御史僉得旨褫職追

贓下何詔逮楊公等六人尋即逮公當公未逮時
語人云璫求首禍必及我我安逃死即不然我必
伏闕爲楊左諸君死爭既聞緹騎將至乃謬爲他
之入別母太夫人身自詣郡聽宣詔已夷然就檻
車時道路觀者數萬人皆號慟憤激即云此璫矯
稱不嘗奉詔匈匈欲共捽殺使者會公倉皇諭止之
乃稍稍散去吳人既宿憤其後數日遂有周吏部
之事云公至京下鎮撫司訊承刑甚毒至肉節糜
坼抗辯益厲奸人司讞者無如之何竟以意鍛贓

五千餘金獄上忠賢意未慊矯旨令再訊承刑加
前又益贓七千金掠比無虛日一日忠賢下片紙
付獄吏趣入黑室中夜半垂沙石其胸立斃時乙丑
六年六月十七日其夜朝天宮災先是公逮至之
日都門地震初鞫之日王恭廠火再鞫天大雷
天之應公如鼓桴然可異也公卒之明年
愍皇帝嗣
今皇帝御極戮[illegible]氏[illegible]
臣言贈公[illegible]太中大[illegible]十[illegible]葬諡[illegible]

追贓金五百其又二年東莞人[illegible][illegible]人孫諳邑至[illegible]
安郭鞏陰附虜三投虜書語皆阿侍事聞
上大怒逮至論死
史氏元璐曰璫禍至客魏極矣或尤異時諸賢龍
亢有激成之者此大謬說苟循恇夫之論龍逢比
干皆可謂之多事也天啓六七年間頌祠滿世亦
至順已而其勢日上威亦彌極誰激之乎當萬公
掠死楊左騈逐時士氣驟颯無更有不畏死如公
者解衣而前遂使奸人志得無忌夫婦寺之性[illegible]

威立而莫我攖則其循此日甚無惑也且夫公之

死忠得于學問豈徒氣至而然哉公在獄時余友

翰簡陳君盟及公同年張君捷陸君文獻冒難周

旋持虎穽無畏今

上即位公子廷祚刺血作奏訟父寃必求得其佹而

報之斯皆至義嗟乎爲公之友與其子則固難也

布春坊布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纂修

實錄記注

起居掌撰

誥勅

經筵講官承德郎始寧倪元璐謹撰

御史贈太僕卿周季侯先生傳

方季侯周公之削奪也余與周忠介公景文氏操扁舟訪之景文語余云季侯其能以削奪終乎余曰未也夫妖姆逆閹之惡季侯先發之矣陰毒之性寧容遂已已晤季侯于苫次相對慷慨無慘沮之色既而曰從來國家頽敝必有一番生氣震動始不大壞眞忠孝人當知死節是分內耳自

神祖以來士氣稍靡正賴我輩起而振之吾三人宜各努力以回氣運勿爲生炮動也因鄭重而別無

何季侯逮又無何景文逮景文之逮後季侯十日耳慘死亦先後兩日嗚呼痛哉而余今日猶得稱後死者操筆爲季侯立傳則烏能文則又烏能以不文辭也季侯者名宗建號來玉季侯其字以進士起家筮仕爲令文章政事俱卓然有聲而其徵拜御史正

熹宗踐祚之初年見議論多紛紀綱未整則首爲鑒往持平之疏見群陰方盛陽德無光則有歷陳陰象首劾逆璫之疏見巧借兇鋒芟除善類則有大

幽小幽交通設陷之疏見妖婦狐蹤宮闈嫠𡊮則
有小恩賞罰大斷當昭之疏見內臣行邊亂形已
兆則有直陳利害力遏奸萌之疏見譏侮道學迫
逐名賢則有申救鄒馮願與同罷之疏見直諫不
容嚴譴屢及則有救解詞臣臺臣之疏至於恤民
窮則求緩加派之若崇節義則請䘏死難之臣巡
光祿則議搜窩穴之蠹而明用人以佐銓政嚴防
禦以固危疆明法守而糾僉壬收大勢以圖恢復
定經撫之罪案酌兵餉之機宜其他章奏無慮四

十餘上皆達猷石畫不惟直聲震天下而經綸亦冠一時與魏給諫忠節公同朝葢嘗爲王總憲一人議稍不合後屢見公疏嘗拊掌語余來玉近疏直有功社稷不能不令人心服而意傾也斯固徵給諫之無成心無偏見而公識力丰采足以服人亦於茲可槩焉公在臺幾拜杖者三皆福清相公爲之救免旣奉

命巡楚歸遭父喪未幾而竟削且逮以死公之削也寔繇松陵故令令始壓於公不得恣爲奸利恨乃

刺骨已呈身爲閹兒一疏擊數公皆知名正士有
言劾公作令時事旣鍛鍊無所得乃與澄江繆太
史同赴詔獄實丙寅之三月也於時人心震駭會
復有景文之逮在矣遂有開讀之變在都則有王
恭廠之變有朝天宫之變聞是時逆璫亦頗有戒
心而柄臣多助其虐者諸公竟俱不免嗟乎公等
之存亡豈關一身事哉公祄令武康邑小而民頑
公一以全力治之其所絜法爲令古循良之冠如
肅漕兊淸賦役杜侵漁絕鏺贖辯寃獄窮盜源毀

涖祠修水利興學較振人文事事皆有良法其鞫
讞時雖村翁里嫗皆得盡所欲言獨豪貴不得進
一語佐貳不得擅一事胥吏不能泰一字一署德
清再調仁和民皆尸祝至今不衰仁和視武康簡
繁懸殊而公治仁和如治武康其神明之最著者
誅掠人之魁免婦女之墮風塵者無算擒丐户之
奸全貧兒之殘肢體者亦無筭而在武康有閭井
册在仁和有安黎册倣保甲之法而精密焉凡户
口生理流寓良楛無弗洞照作令六年邑無逋稅

道無拾遺民樂其業士馴其教善政多不可勝紀而自公視之直如長松之鱗文不足覆數矣公居官清操衛約律已嚴而處名澹視世之榮進利達泊如也兩舉卓異以不通權貴僅擬工部得御史乃御史卓犖如是人何事擇官為年僅踰強遂已千秋人何事貪生為且備諸慘毒身供蛆蠅而骨乃愈香人又何必考終牖下也哉公在詔獄與景文講論不輟每言志士勿視忠孝為特行勿視生死為奇事殆所謂不忘溝壑喪元者矣公六子四

尚幼長者廷祚廷祉

今上御極日月重光二子走京師上書訟冤

天子憫之與贈太僕卿并封其妻申及祖父三品而

祭葬祠諡

恩典備焉所以酬公忠者至矣公被逮時一女悴死

祉亦悲死今襄公大事者祚也

史氏曰當

世宗朝而有給諫顧公名存仁者以直言廷杖謫佃

保安三十餘年吾吳誦說至今則季侯外王父也

而冢宰恭肅公諱用嘗給事
康陵䟽擊巨璫諫迎法王以抗直著聲爲季侯曾大
父然則淵源所自豈一朝夕哉季侯十齡時或談
楊忠愍遺事公諦聽大呼曰男子哉彼奸人今安
在耶則其所性生可徵也公甫入臺即爲梁谿先
生請謚而在都門與吉水長安游居鄉獨與景文
善烈烈而死寧徒意氣所激昂乎公性至孝被逮
時猶愉色侍母托以他事遠行再拜而出聞者泣
下臨沒自傷惟殷殷以老母爲念也雖然如公之

顯親則已至矣夫又何悲焉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文震孟謹撰

先考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大中大夫太僕

寺卿來玉府君行實

嗚呼爲子如不肖生而猶死復何忍狀吾先君哉

嗚呼爲臣如先君死而猶生又何忍不狀吾先君

哉先君以首發逆奸身塡詔獄肢體之歸藏旅櫬

者皆敲朴拉折之餘也言輒腐心述難到骨不肖

其何以狀吾先君哉塡膺

聖主當陽念先君之擊逆璫在璫未更名舉朝未及

一字之前而於逆保人宮亦嘗首諫視諸忠直倍

當表揚於是超七級以贈秩擬兩字以易名
龍章馬鬣祭葬並賜令窀穸有期隧中片石將上穹
碑所邀靈於
大人先生者雖
君恩臣節章章在人耳目然家之賢行官之實政慮
非條舉件繫莫可備
椽筆採拾不肖其何以不獻吾先君哉先君諱宗
建字季侯號來玉行第五我周自浙東來居吳江
實自裕𥡴諱俊德者元時贅于爛溪張院判氏一

傳諱希賢又一傳諱景芳又一傳爲贈公諱瑄于
先君爲五世祖是生贈公諱昂于先君爲高祖是
生恭肅公諱用于先君爲曾祖兩贈公皆以恭肅
公貴得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恭肅
公仕至資德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
保錫今謚我周之所自大也恭肅公四子孝廉公
行三諱式南配郁氏孝廉公三子封御史公行二
諱輯符配封孺人顧氏是爲先君祖父母父母兩
世皆以先君

郵典得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妣皆得贈淑人葢異
數也先君之生曾祖父以訟破家良田美宅俱轉
屬之豪姓家徒四壁立雖出自名閥而食貧不啻
如窶人子先君少而穎悟異常然力不能具修脯
自習章句以及制舉義皆大父自爲之師五歲就
學覽輒成誦九歲能多識古今記載凡語涉忠孝
事關經濟者必手錄成帙不肯於舊笥中獲數卷
猶先君童年手蹟也一日大父偶談楊忠愍事未
竟先君急叩其詳大父備述其始忤仇鸞杖謫繼

劾嚴嵩論劾事白得諭忠愍先君鼓掌曰楊公劾
得却好彼兩奸安在哉大父奇其語毋言此兒讀
書若成當不肯碌碌人後十三握管爲文輒高秀
鬱宕蓋有時譽垂髫即抗顏處人賓席其補博士
弟子在萬曆巳亥大爲郡伯朱公燮元識賞癸卯
賓興邑侯劉公時俊拔之冠軍遇以國士嗣是試
必高等隨餼于庠丙午領鄉薦雖名在中權而行
卷直令紙貴丁未庚戌兩下第下帷攻苦一如諸
生日毋就袁公黄吳公默兩先生論文講藝益復

博覽群籍不沾沾于舉子業間閉關蕭寺從果清
湛禪師叩擊性相宗旨舉于鄉者凡七年終歲惟
資館穀從無隻字入公府癸丑成進士出張公鼐
之門先君自弱冠至壯十年間海內名流目其文
耳其人者無不知重先君先君遂得盡交天下士
實無意于噉名而名益譟其捷南宮也未識面者
幾疑爲耆宿而先君齒僅三十有二秇林中以不
得元魁爲先君惜及選庶常已入彀爲強有力者
所得而先君不一介意乃循資授武康令恭肅公

爲

世廟時名冢宰其在

康陵時處諫垣嘗疏擊大閹諫迎法王早著抗直聲

顧淑人之父太僕公諱存仁爲

肅廟時名諫議嘗謫居塞上之保安晚蒙

穆廟進用者先君甫習書字稔聞兩王父風猷節槩

即以古忠直自矢迨得邑即佩清愼勤三字符以

往時則甲寅冬也武故僻小而疲最苦無如賦役

先君履任即嚴井閭冊戶口田廬一覽如指掌民

弟知為清核戸籍而設未幾編審先君呼集百姓
按冊以定役在旁者更無從高下其手凡汰雜役
五十二名於糧解二十名內擇丁産相當者八人
主解餘令出金佐之他役則官自起解不以煩民
故向來包攬管關數年猶未達京者一時上輸殆
盡往過漕兌豪里猾胥與刁軍相表裏陽議加耗
以為民先卒事而瓜分之遂致衛民擔石之糧耗
有倍於正賦者先君特刱新厫若干間一視漕艘
之數貯粟如額而止一厫受如一艘一艘集則傾

賑與之無升斗羸焉滑卒望而無敢譁大約使里與民隔豪强與村氓隔吏胥與糧户隔挑構不生科索自去至于徵比條編則設立縣票圖給一紙開列里甲田賦之數揔撒相合完欠悉註杜絕一切妄增混扣之弊且令納户手自投櫃而出入平準纖毫無濫民盡樂輸是以終歲不事敲朴而賦額蚤登民有質訟强半諭遣其兩造在庭雖村翁乞婦皆得盡所欲言獨豪貴不得預進一語佐貳不得擅行一票胥輩不得旁贊一字毋謂人命至

重若一涉誣則雖獲昭雪而家已傾盡故遇以被傷告者必令同詞入驗輕則呼本屬諭以傷非致命毋得加功重則即令充手療治許以痊可免抵因是獲全者衆若簡覈則不避腐穢立時親驗不特傷痕易辨作作莫敢肆欺而當場發落人免牽連事無延滯時有吳化高恩兩詞虛誆屏語屍所具得其實遂坐以誣刁風頓止盜賊廉得主名次第就擒核實其狀間臨郊市立杖殺之流聞鄰邑萑苻遂皆窒穴先君治尚簡要務與民休息一切

繁苛無不捐除故琴堂晝靜庭可羅雀月進諸生賞文析義口示而筆授之論語商一編皆其時所積成也先是學宮建于

高皇龍興之三年屬在草刱規制未定殿東堂南啓聖北藏位置失宜傾圮漸極先君蒞治匝月旋往相度樹圭審勢並徙而向明殿前廊廡以奠從祀堂芻齋舍以居師生尊經文昌二閣後峙前亘庖湢爲工捐俸以倡而士民從之凡費鏹千百不涉公帑一緡地不改闢劃然易觀棘闈不與選者數

科戊午之役舉于鄉者二人且魁其經焉武邑山
水嶺宅採石異陽地脉受傷厲禁不能止先君單
車往勘令里甲售爲公産自是斧鑿不敢入爲此
地留未絕之脉蒞武不數月稽錢穀如課田租核
吏胥如辨僮僕約百姓如督子弟訓諸生如浹朋
友修廢墜如理家事神明父母之稱四溢故兩浙
有疑獄率就先君衡决昭雪奇寃甚夥長興有曹
濟一獄孫敬實爲戎首以巧脫倣累歲未結事下
先君覆核是夕夢有披血跪訴連呼非聰不明者

旦閲案有趙克名因思夢語聽當即充也逮充子至婉語詢之果得濟致死狀獄成稱鐵案焉又署中一樓塵封甚固舊令囑勿啓吏胥亦咸稱有祟前令無敢入者先君叱之曰祟安得為厲立啟之令不肖輩讀書其中兩年居同安宅先君移去後令一日失其子得自樓下庭中困頓幾斃急封閉如前更服先君有神異云乙卯秋檄攝德清清之疲倍于武官吏比昵各營其槖諸猾乘權漁獵小民歲供半屬侵逋漕艘未集邑蠹先受各里粟約

爲代充飽索賠耗至則折乾取便且以里中强弱
情輸之軍軍得倚爲嚮導橫肆勒索大奸一人攬
輙數百猝無以應軍弁遂得挾抗長吏五年凡三
鼓噪前令以此忝官先君攝理持法甚峻釐盡相
仍陋規諸猾故素憚先君名至是奸無所施因嗾
漕卒作譁以嘗先君先君處之怡然法不少變旗
伍遂糾衆歃血約以某夕從邑門舉火伺令出劫
改前法先君偵知之更詗得漕卒數出爲盜窩長
丞青夜半丞果獲二賊弁究械至則軍也先君令

滑禁武邑不使弁覺至其所約舉火之晨先君故
詣台督先裁抑贈耗示以申牘弁悖悖若有所挾
先君徐出二賊至弁前弁驚愕詬塞羅拜求免遂
定漕規一月之內諸艘盡發所省民間耗米凡數
千石至今遵之其他庶政亟不以代庖廻見目講
求良法以垂永久邑中有巨奸數輩或專伺鄉民
之畏役者紿以代充僉點之日先爲冐認一陞其
綱遞勒取饜或包運南糧歷年沉閣藉口苦役求
增車價前令爲之加派條編或經收櫃銀私改官

冊抑勒納戶先君備悉諸弊爲之削去空役一百
八十二名止存正役二十八名給单核實以杜冒
役蠲除加編詳請府佐部運以完内糧贈令老僕
充爲納戶以飬勸耗于是諸奸咸敗遂坐冒役沈
蕃陳文魁等若而人楊揚賦吏徐爾賓孫晃等若
而人重擬奸皂錢元等若而人吏獲斬盜首毛應
召等若而人代妖栢禁邪巫境內肅然常給二符
往來兩邑判決如流反多暇餐時或角巾鶴服酒
鐺茶臼尋勝于山巔水曲閒寄興詩文展箭立成

黃谷汝亨序云劉椰無事業姚宋無文章兼之者
緊惟周公厥後得代謝清邑事士民作三賢頌立
祠肖像三賢者宋公與祁熊公德陽追先君而三
焉鄉先生朱公長春作文記之有云天下生祠如
熊宋絕少至周公以署祠更千古無聞乃復民直
焉丙辰大計舉卓異改調仁和武之民齊詣兩臺
乞留勿許曰此朝廷掄官論材法豈私爾一邑耶
撤下趨駕父老空國扳轅灑泣不忍去追隨入關
者數千人立祠于學宫左宗伯駱公從宇記焉時

先君官浙日久習知越西民情敝俗仁邑之老吏
猾胥聞先君來爭投牒散去先君于催科漕務略
倣治武法而益以精核出之吏懾民懷若未嘗易
民而治者更不知武簡仁劇也仁為杭郡首邑而
杭關闠粵吳楚一大都會商賈喧集流移雜處異
無定居又城西為湖山勝地四方來遊者終歲如
織奸民于是管略貲一大窟於城中分布其黨于
維楊金閶閶呼吸相通展轉遞售或誆娶民間婢
妾或誘取道旁子女投以迷藥噤不能聲恣其淫

璣既厭然後驅而入之娼更有託籍養濟院者虛
冐月糧部集役丐爲頭領掩捕良家童稚燻眼斷
足畀至長衢教以乞態夜則課其乞錢不如額箠
楚並下以是幾同富民先君素廉得之至則首擭
賂賣爲倪成德者籍其家得賂婦數十具吐迷藥
掩取狀又其甥趙科嘗逼一婦入娼不即從立格
殺之中夜焚屍且集諸婦各授燼骨寸許以示警
先君并收之及其黨方四汪雲等二十餘人盡置
之法吏逮黠丐沈松鱉之獄出其貲製爲衣襦徧

給衆丐于是杭民頌聲如雷聞於鄰國矣治仁兩

年利無不興害無不革作安黎册以申飭保甲而

盜賊屏迹清驛站餘銀以抵補門攤而市廛獲甦

汰貢院庫子之疲役而民不傾家濬河渠之通利

而粟不騰貴除行户以平物價禁賽會以息巫風

皆前政所未有也其加意者首以作人爲本務邑

有虎林書院立廣社于中集諸生有文行者朝夕

與之講文講道時拈一題以爲之式刻有社業數

百首更選存稿散香一集以示指南縣是社中獲

雋都三十餘人戊午秋試分考所薦皆名下士程式尚書文實先君手筆也先君爲令前後五載慁覃三邑凡所規畫皆不蹈陳轍而宛轉中窾每出一政郡邑必摹以爲法人有以異績奇之者先君應之曰爲治固無他長惟事之大者小之難者易之轉折者直捷之況民間原無大事不過蝸爭蟻奪數朴即可相平乃爲積穀所拘勢難盡釋然以情之稍重者勉爲薄罰已多内愧倘提筆在手而曰此固功令是民爲蟜蚌有司爲漁人惟恐民不

訟以爲蜜也鬼神必陰罰之矣故作令以來並未
有擬杖以仝力罰賑至數擔者若此外偶有譴責
令折米分給窮困延其喘息于法網中少留生意
云充縣抑豪右使弗加小民三移治未嘗行一請
謁人亦不發手以私居身極潔雖食有常祿而一
粟一絲必攜自家園額設倅薪强半供師儒社課
餘與僚屬以裝點湖山浚泉石即今兩堤桃柳皆
先君補植成陰孤山梅嶼亦嘗遺澤杭人對之以
比召公棠羊公碑焉戊午冬入

覲再舉卓異行之日萬民擁道車軌不得前樹祠湖
中記云有范萊蕪之清而敏勝有孔洛陽之執而
達勝有陶靖節之風流而政事勝覽者謂其實然
入都寓僻遠不向權要邇一刺時大計屬亓詩教
趙興邦等爲政舉朝無不走其門者先君獨不一
往且倡言云萬一在言路即爲
天子耳目今若屈身干請異日何以立朝故先君時
望首推乃僅暫擬工曹已未秋假歸社門謝客日
評古史數章程課不肖輩冬月棲息虎丘選房稿

洨郡邑事不輕一言有大利病必開陳條處時縣令曹欽程肆虐任威鄉城民咸不得安枕臥尤喜搜剔富民先君以微言規正云富民為一邑元氣所存元氣深厚間遇災譴可無患不宜專事刻削庚申粟稍貴實未騰踊若循古人良法高價招商商通粟集市價自減乃欽程臚次富室名責以官糴給糴者票所至得乘機聚掠名為糴而實搶富家之傾于賄免及強糴者無算先君又極陳其弊不聽因力言兩臺移文禁止又吾宗宗子之軾無

嗣家稱饒亦畀欽程避浙之長安卒僧舍大父寔
爲宗長先君奉成命立嗣者二均其產族姓皆得
以次分沾先君例應受田百畝卽以半供大母以
半給同產諸從父凡古玩不一㮣指止攜先恭肅
公畫一帶一所以存手澤識
皇恩也時欽程甦甦望有厚獲先君不以聞分授冊
且從郡伯沈公萃禎印給以此數事積忤欽程讒
搆之釁實深于此八月行取入京授福建道監察
御史拜

命之次即疏鳴曾大父寬先是曾大父賦性伉直隙

于縣令易可久鍛煉周内曾大父嘗疏額

神廟行兩臺勘議案未結而身先隕至是叩

閽得白大父家居聞之語不肖曰汝父臣而忠汝父

事耳今昭雪祖寃且能了吾事矣當是時

朝廷門戶分角趨者如騖先君惟獨立不倚每云從

來朋黨之禍不必盡小人而無君子特以成心一

設議論多紛以至如熙寧紹聖故事臣子立朝但

須從國家起見則甲可乙否總歸有用于是有鑒

往持平疏大略謂國家畢竟以遴事爲第一緊着
今日畢竟以君德爲第一根本銓除在吏部綦夾
雜以同朴朝論在輿評切摯言以佐闕一語偶岐
正可爲參伍之藉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德
業以虛而彌廣功名以澹而彌長疏入而譴之者
與救之者相半矣辛酉
熹廟改元逆璫魏進忠要結客氏表裏爲奸雖未暴
著而陰陽其術已成浸淫不解之勢一時廷臣相
顧莫敢發先君首燭奸狀立草疏數千言詞甚厲

星座王福清葉公公云君子在外小人在內須寬
以待變不妨微示糾摘俾彼陰有顧忌若此盡言
誅擊恐反成嵎虎勢會四月雨雹先君遂歷陳陰
氣致沴之象畧云雹陰象也陰為臣下為小人為
夷狄陰之勝陽為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
狄窺中國乃盛夏陽長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
無因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
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即不敢盡信而千人所指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丁心存叵測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東西易向邪正顛倒將使內庭之成見與外庭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內庭之借端與外庭之投合復互相齮同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起于蠅營讒搆生于長舌其為隱禍豈不堪

憂進忠銜甚傳

旨廷杖幸葉公偕蒲州韓公救免嗣後進忠奸謀益橫而客氏更通線索為宮禁憂九月有

旨再宣入宮先君又從衆朝一字未及前有忿割小

恩以愼大防一疏略云

皇上俔天初諧前星將朗三宮之内協吉承歡而顧

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日玩于前佞色柔聲時昵

于側將恐心移燕暱反覺淑愼之疎念動細言易

開讒搆之隙即使

聖明終無此事而此倖萠曲竇豈四郊多難之日所

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藏之後所當近婦言久

謁豈聽受經史之時所宜分玩愒優遊豈獨摠萬

幾之朝所宜及

皇上誠瞿然省念則凡客氏所取憐固寵者方將厭

棄不暇何以日習日親至褻清禁之嚴爲保姆報

勞地哉乃出不逾宿

寵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乍入

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無論

聖明舉動有乖亦且內外防閑甚褻所關

聖政豈復渺小疏入進忠以爲欲空其與援矯旨切

責奪俸三月猶積恨無已遂合黨力謀必欲傾先

君而若無其會因屬郭肇與魏應嘉造爲匿名文
書，羅織誣陷癸亥正月十六日諸公會畢朝房應
嘉忽踉蹌從後至袖出一冊云頃從路上所收者輒
取筆從旁圈抹首言某公某公應處次及先君臺
中翊公繼升譁爭之甚力議不合而散一日復詣
總憲趙公南星門求保全趙與邦等時肇納賄聲
大著而應嘉顧爲之使當事者無不鄙之且無不
知肇捏單一事趙公即出四凶議于應嘉遂定與
邦等以不謹例而捏單所欲誣陷者公論亦遂大

明矣奸謀既沮于是復借題封疆合一時名賢而
盡欲芟逐因追遡先君籌遼疏中所薦高公攀龍
史公孟麟朱公光祚李公邦華楊公漣魏公雲中
涂公宗濬王公在晉等二十餘人獨摘一熊廷弼
以爲辣手傾陷之端先君曰正人去國使奸邪布
列中外從來國家未有不從此禍敗者今日之患
正在進忠輿輩等尚能惜一死而不爲
朝廷袪大蠹乎遂復有巨璫巧借兇鋒芟除善類直
請勅斥以絕禍本一疏略云內臣魏進忠者剛令

輦轂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威勢可以咳唾成風雲財力可以呼吸驅神鬼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糾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幸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喉問文華殿教講後進忠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嘵嘵詬辯至聲

達

宸聽輔臣向高婉喻曲譬進忠怒始稍解然其心罔無一日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召還言

事諸臣既荷賜環嚮用方始乃獨冇輩者專與內
閣相暱進忠以爲中傷臣者舍輩無可他屬于是
唊以傾臣并傾諸與已者輩乃密受指使造爲新
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造爲匿名文書編輯五十
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于周
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于臺則以方震孺
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欲一網盡
之而臣則其綱中一人也既欲羅織諸人以快報
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葢輩借察臨

人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錮碑者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之冊終不能混六垣十三道公選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聾等數月入幕之筴終莫掩于公論宜今日借事排臣輙誣以熊廷弼爲一脉也至聾言及王安則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此亦莫有之慘聾即心𣪍進忠何至背公戕理至今尚有餘嗔至韋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盡誣以善遇王安此其媚進忠不太過而其

視人世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臣請
皇上即爲窮寃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
此便爲一大罪案華之媢進忠便爲一大証據臣
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猊然幸言路清明
臣僚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輩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仰言官之聲勢反
假中消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江秉謙一斥
侯震暘一斥王紀一斥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
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欲厄孫愼行盛以弘而

棄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舉朝無不知
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敢有明言犯其鋒者而
輩且横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黙
破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
有劉朝等爲之賣威而外復有葦等從而蟻附蠅
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進忠償
甚且率衆璫泣訴
熹皇至請削髮爲僧以要重處遂奉
嚴旨責令回話將罹不測而先君義不反顧據實直

陳畧云進忠方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彈劾者
獨臣一人今輩織成一册欲借以中臣快進忠報
復之心臣即欲不信輩之交于進忠不可得也臣
凡有益于朝綱有禆于
君父言之惟恐不急旣冐昧有言敢因懼遂默雨露
雷霆惟天所賜時二月晦日疏上傳
旨廷杖八十錦衣官旂齊候明旦行事時有同志數
公咸就先君寓談至夜分先君氣平意洽無異平
時至五鼓葉公亟力云已三救命免改擬罰俸矣

一席驚喜異狀而先君坐語自如若向之擬杖與今之救免直與巳不相涉者于是共服其定養爲不可幾及云進忠因是更名忠賢威燄愈烈黨翼日繁先君朝夜憂思謂

朝廷柄歸內豎將來禍在

宗社吾今日之身得免杖斥皆

聖恩所賜之身也此身一日在朝誓必一日盡言擊賊傳聞劉朝有與兵之舉而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之疏出矣畧云月聞外庭相傳欲

遣太監劉朝分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犒勞諸軍是必左右近習有倡言外臣奏劄欠眞不若內臣目擊可信以此歆動

聖意欲以佩刀環甲自賁勤勞衣蟒圍玉炫燿都市此其自爲計誠得矣寧無褻國體而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旣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耳目若視重臣有未精忠盡此其不可一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無一可遣之臣此其不可二也卽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爲御屏豈不可據何必待一中使之言始爲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大體也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傒飾軍容喧譁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聽觀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單殘諸璫雜沓囂訴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

絕百僚中人貴倨輕與抗衡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掇拾邪言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獵譎聲希圖紀叙翹材官僥倖之心來兵伍粉飾之想五害也近侍專兵立威賣重自鳴得意賞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有孤衆望六害也闟門將吏功名念熱鑽穴情深謬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旣衆奬孔易開財利相親啗涎必翹徒資損耗有傷實惠八害也自京抵闟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多端

疲累窮民驚殘雞犬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目前
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習與性
成一預兵端如虎傅翼彼既自恃有威兼之與外
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信或妄陳經緯之膚言自
托方畧因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
巡採之使漸乃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
參決疆埸之事以腐豎品隲文武之材邊釁緣此
生軍政從此壞人心繇此灰此之大害直係
宗社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我朝土木之事禍繇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逆瑾皆彰彰較著若不預行遏絕恐釁亂之作其來非小疏入留中事竟寢又光祿一差日與內監相涉動必掣肘以次及者輒引避去先君云天下事無不可為如各為身謀則國事奚賴循次奉差查剔力遵

祖制汰革冒破不少借一日忽有衆閹捧

旨至寓置堂中几上先君方具冠服而出閹曰請拜

先君曰請問是
聖旨是
令旨闔不得已應曰是
令旨先君曰
聖旨則拜
令旨則不拜闔乃共肆其需索糧解之說先君復力折之已而一闔欲獨免江邑以見德先君口諸邑皆
朝廷土地豈以吾故而私惠一邑已而又一闔欲特

免蘇郡以推廣前說先君又曰從吾趣見則蘇郡

較親從

朝廷趣見則諸郡等耳卒不許所謂

三上令吉者亦竟不啓封反覆辯駁闇氣索而去

所省糧解費無算其他每事節省凡歲减五十餘

萬刋有須知冊存署中復疏糾大閹王體乾不遺

餘力而仇而擠之者且遍貂璫矣事竣陳議十條

曰折價當行曰供養當裁曰冗役當汰曰歲例當

清曰好事當罷曰品物當約曰白糧當議問折曰

鹽行當議遍藏日坐家內官當嚴曰聽署各官當
核凡所款列咸遵
神廟初年定額而諸璫又以為欲絕其侵漁之實矯
旨嚴責諭票廷杖復賴葉公救止歷臺中四載傳
旨廷杖者凡三皆危而得安而嫉邪之志愈久愈烈
然平時嚴以律已寬以予人接待之間藹然和氣
樂與為善見有一得輒歡欣誦言之凡餽遺不一
受人亦無敢挾以相嘗者盖出之至性不標以為
名每云惟廉節始為君子乃有矯持以立異者不

特自視太宰嬰與庸俗勝一籌耳日與同志諸君
子相扶以正氣相持以大體議有不合雖同事爭
之必力王公德完以首爭國本廷杖家居者二十
餘年旣出舉朝無不麟鳳目之乃以會推某不與
遂招時忌先君再疏申救至以王公故受誣亦勿
之顧又鄒公元標馮公從吾出山時爭相推轂幾
滿于朝後以講學去國曾無一言挽其留者先君
特疏請與同罷文公震孟以抗言時事蒙譴鄭公
鄤亦以救文並謫先君云古諍臣論列人主人主

尚優容之

皇上乃代爲臣下震此雷霆且代爲臣下受虧損

聖度之名非臣心所安急草疏中救遼瀋川黔所在

告變逋臣逃吏無不以走爲上策張公振德慷慨

殉節舉家投燼者二十餘人先君合同志懇請遂

得予謚烈愍暨專祠于鄉乃若表幽忠則爲顧公

憲成等四先生請謚卹民力則請免東南加派清

覈細則巨奸劉保伏誅嚴舉劾則兩糾張我續申

劉公時俊寃急邊疆則酌兵餉議恢復論收天下

大勢備城守器具更置邊方有司疏凡數十上言

皆石畫而肅清宮禁尤先君所矢志者云癸亥冬

奉

命按楚歸匝月會丁大父艱躃踊號慟哀毀骨立時

泣語不肖曰吾以一官故不得侍爾祖者三年餘

矣今歸又不能久親奉養是吾以官累也淚隨語

下至走大母前又收淚強爲解顔痛欬事生無不

曲盡甲子吳中大浸小民慮迫死亡而奸徒且藉

此有倡亂之形先君憂之遍告各臺謂非改折無

以救災弭亂更遣使入都力請當事者因得議折

計東劄盈數十萬言

命下吳民歡慶不啻父母戴焉苦次每閱邸抄輒深

嘆息時楊公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後群起攻之

多引先君疏語為証而逆賢則以首疏發奸者惟

先君一人故以恨諸君子者轉銜先君刺骨時聲

息洶洶禠奪之報無虛日適萬公燝廷杖死先君

頓足曰此此殆逆璫以部官為嘗試也乃舉朝竟無

一人敢諫者此奴手滑吾輩不知死所矣乙丑春

逆賢果嗾義子曹欽程吹以美官屬其傾詆欽程以夙忿故即憑空誣及付令贓私而削奪勘追之命下矣未幾緹騎四出楊左諸君子相繼被逮同事者無不驚顧憂惶先君獨夷然曰從來國家顛敝會須有一番生氣震動始不大壞然眞忠孝人又須看得死節是分内事自

神廟以來士習卑下人心靡靡正賴吾輩出而挺持之今日生死正關氣運柰何復戀戀一身哉吾首攻逆璫不久當繼諸君子被逮即不吾逮吾當伏

闘死爭之時毛一鷺因勘問呈身忠賢移文搜索
不啻數四而浙之有司百口昭雪三邑士民聚萬
訟寃一鷺無隙可尋直以俸薪作贓懸坐公貲一
千二百五十兩寒家三世百畝之傳一朝盡初
欽程疏誣先君實與張公愼言同受
嚴譴晉撫柯㫿以張公擬戍留奏乃逆賢迫欲死先
君竟從㫿疏矯旨削批而先君隨又被逮矣至緹
騎已發李實歷詆舊撫周公起元吾郡周公順昌
輩逆賢復授意令入先君名爲其殺先君之意皆

不須臾緩也丙寅三月初二日先君適與不肖掩
關靜坐聞叩門頗急先君語不肖曰是必
朝廷逮吾矣出報者果以逮聞先君即幷緹騎應至
之期隨命買舟以明日商刻入郡誠不肖日無驚
爾祖母與不肖同侍大母側以是夕當訣別坐甚
久然絕不敢稍露其意其所囑家慈及不肖輩者
僅善事大母一言餘無他及老僕語官旂例有需
索先君叱之曰吾安得有錢與若輩且若輩亦安
能索吾錢哉將行入家廟拜別并叩辭大父靈几

其告大母則託以他事遠出初四日辰刻泊舟胥

關而逮者甫至郡伯寇公慎入舟相見淚雨下先

君曰諫而死吾分亦吾志也吾死不足懼所可懼

者吾死而

皇上終不悟則將來

宗社之憂正大君何泣焉時官旗且欲就公館稍憩

而一鶩追促開讀先君就舟次易衰絰爲囚服入

聽宣

詔而道路喧擁士民號慟者頃刻數萬人皆曰此逆

瑺矯出者不應奉

詔先君曉以大義衆乃分列步始得前開讀時聽者無不涕泣爭思手擊緹騎雖官吏無敢禁而沸聲如雷幾成挺變後數日緹騎之踵至者遂遭群毆蓋其義憤已先發于先君受逮時矣官旗亦因此畏憚不敢以縲囚相待先君曰柰何以吾故廢法卒就檻車當是時不特無以充官騎槖即行橐亦空然如罄而鄉先生王公世仁吳公默申公用懋趙公士諤輩捐金以倡凡士民若以不獲襄助爲

恥周公順昌清苦絕人特以二金付祚從父永年
納之先君袖中亦誰謂其旋逮去而同縶獄也至
村農野老爭出錢餽遺先君却不受衆以私贈旗
尉囑途中善視先君親知送者咸隱淚不忍別先
君力辭之倏然就途絕無怛色自是隨遣弟祉歸
視大母而不肖先一日行踯躅途中夜行晝伏懼
爲邏卒所偵父子後先同道聲息難通此時生離
即爲死別嗚呼痛哉四月十三日入都隨下南鎮
撫司十五日下北鎮撫司嚴鞫逆黨許顯純崔應

元等首詰先君云汝首爲禍種久辦極刑待汝遂
拶十指夾一足杖八十笞四十慘酷至筋脉斷
絕拷掠時更有名爲聽記者儼倨堂中指揮授意
又有名爲打事件者絡繹道路每一責問必取逆
賢命發落萬千威逼先君抗詈聲徹堂上而兩奸
卒令閹不得宣竟懸坐贓銀五千二百五十兩然
逆賢猶以爲未快其毒二十日復矯嚴旨盡數窮
追傷殘敗骨更遭酷訊楚掠之慘倍極于前不肖
言及此腸如攢割一字不能寫而先君寧死不辱

惟有連呼

天地

祖宗共扶擎賊一語不絕口而諸奸羅織無處下手
橫判云姑念作縣未久再坐追銀七千兩隨勒限
追比嗚呼痛哉逆賢以先君為發奸之首故諸君
子勘追者不復逮問既勘追于本籍仍逮問于詔
獄者惟先君諸君子止一訊而嚴刑再訊者惟先
君諸君子懸坐或一二千金或三四千金而坐至
一萬三千五百者惟先君不肖子身坐困莊不知

所爲幸有陳公盟仗義偕偕走先君同年張公
捷陸公文獻寓共商救助時兩公方謀協力特以
陳公交淺未敢深言陳公拍案大呼曰事至此何
尚泄泄兩公揖而前曰此吾兩人事今得公三矣
訂爲密交各捐金通貸共完及三千三百有奇爾
時都城之内刀山劒海不肖潛踪往來驚怛欲死
凡諸輸助應限周旋險阻皆三公力也不肖且感
且泣無刻不與完贓稍緩先君血肉狼籍之痛乃
始而五日一比既而三日一比不如額輒受大杖

不少貸故每一限比則不肖不勝膽顫魂飛然計
無所出會天變示警旬日之內垂戒者四朝中傳
有停刑修省之舉謂可望寛典不得已復曉夜馳
歸至六月八日抵家即走雲間告急于先君同年
董公羽宸集有三百五十金及家間遍措共得九
百有奇方挾貲入京計甦危困萬一而先君凶問
至矣嗚呼痛哉先君繫獄旣不能以身代宛先君
受千萬嚴刑又不能以身分痛以致斃獄卒不能
一覩含殮嗚呼痛哉兩月鞫訊百慘備嘗一日顯

純令鎖頭嚴紫等二人趣先君進內監蓋揚左諭
公無不從此畢命先君知不免時久仆已難強立
聞言即振起力索衣冠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
以是報親恩罔極且報
國恩以盡彝云爾而先君所最嗚咽不已者惟云吾
死如八旬老母何須臾舁擲密室夜半覆以沙囊
更垂重石兒卒猙獰環立取命竟以亥刻報十蓋
六月十七日也嗚呼痛哉凡此先君從容就死與
兒逆之所以死先君之狀俱至田公唯嘉鞫審顯

純時同獄商人張翌鼎童德維潘斗南等以所目擊言之都城隍廟中而外人始知其詳更可痛者酷暑蒸濕斃獄七月至二十四日方許領埋比離犴狴半供蠅蚋諸君子猶得以血漬囚服裹置棺內而先君一絲不掛肢體殘落此則當家屬具領時顯純直云爾主乃東廠緝人簿上第一人且繇他鎮獄底就木所以獨遲蓋是故也先君遺筆付不肖有云古來忠孝人視一死為尋常故慷慨就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有能死者固非先君臨

難整暇實自學問中得力如此不肖以閏六月道
迎先君柩于東昌以七月朔日到家借頓荒阡覆
巢未寧敢圖就穴覩彼一坏得覆尚有夜臺足泣
者不更痛哉舉家方腸斷淚枯悲憤無措而李實
忽揑抄斬之說大母號痛立絕幼妹遂亦驚殞嗟
乎慘難已極兩喪再繼不肖處此其何以生乃未
幾而部劄追賍又逼于星火矣署邑伍維新希奉
道賢追呼百出勢同抄沒家慈寄跡外氏不肖輩
分寄客旅數千之賍析骸莫辦不得已行求乞鄰

聚族湊合時保全之僕徐如鉄者慮有相及巧托
嗣主名敢于訐揭而更有兩掛祭典之盛萬年欲
借先君燃旣燼之灰遂刻報應說以進逆賢危𢡟
中傷叢構幾至先君清忠至性入人心髓四方士
紳慕義捐助陸續得完六千五百六十兩嗟乎逆
奸播毒殺其身不快必極其求死不得而後殺之
殺其父不快又必極其子之求完不得而欲盡殺
之顧被逮有地震之異初勘有王恭廠之異再勘
有氷雹之異臨殁有朝天宮之異固不敢以身死

家亡即指天道之果遠也爾時不肖同弟祉孤苦無依命危朝露惟刻刻自分一死以快媚逆賢者之意會

聖明御極七年盤踞之奸次第就誅而世路風波亦得漸息不肖之倘留殘喘者亦危矣戊辰正月即偕弟祉匍匐入都爲先君訟寃隨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奸慘死可憫着該部從優䘏廕誣坐贓銀准與豁免仍補還勑命以旌忠直再爲

先君請諡祠全䘏又奉有

聖旨周宗建三疏發逆忠鯁尤著所請全卹着該部
酌給仍于贓銀內免外准給銀五百兩以昭憐憫
而先君致死之繇則逆賢實與郭鞏合謀再疏發
其奸罪又得
俞旨令該部勘陷害之實未幾
欽定逆案云郭鞏爲魏忠賢報首叅之讐致周宗建
有逮死之慘亟鄉蹤轉通內可知遂以贊導擬遞
巳巳　入犯輩三投　書叛國逆降爰書定辟
罪不勝死益知先君之特精于辨奸矣當請全卹

時朝論以先君爲發逆首忠擬直晉秩上卿乃逆
黨尙有漭身要路出言旁撓者遂從大例具覆今
贈太中大夫太僕寺卿得遡三代
誥命予祭予葬予廕諡已擬上未經
欽點時値多艱不敢自請嶶倘伏以聽若從入郡邑
鄉賢祠則亦奉
欽命以從事者存殁共戴
上恩豈有涯極方會訊顯純等時不肖同弟祉往視
恨無能卽擊死之隨以錐遍刺其體復嚙其指幾

斷觀者爭爲吐氣已而將𠕋𠕋南歸復詣鎮撫司門哀號以招先君之魂聞者又皆爲不肖兄弟垂涕嗚呼痛哉先君事大父母謹甚孺慕依依歷幼壯如一日每事必善承意旨大父早年多訟豪奴有逼處莊居者肆其占據甚至祠壠之側不留尺地且高築墳墓潛削地脉大父怯于力心實憤之先君登賢書復其產使不得營葬大父爲之色喜復遵遺命勉集百金并典家慈簪珥半歸汝陽之田四十畝作告文以祭冀慰大父之靈于地下也

從諸伯父後極恭往往曲意周旋待不肖輩雖凛

凛義方而言色藹如授徒必詳悉諄誨絕不如世

間文字師以數語塞責遇時雋獎借必力與人交

坦易無町畦至意有不合必開明直指如食有物

吐出乃已更胸無宿怨歷臺中有相誣詆者先君

抗辨日明絕不橫一報復想以故誣者旋亦歎服

有周君功在社稷名在千秋之誦被逮時親朋輒

多背去先君云交情二字止可責人于平時若危

險之際避忌自保亦情勢之常君子直視爲意中

事非惟待物不刻亦自家眞實受用也先君性敏
而好學爲諸生時讀書于族之園居諸人爭擇精
舍先君坐一軒陋甚初勿之若曰有書可讀便是
生人一福至丙夜篝燈時私市油以自供然志意
曠遠不僅爲科第計偶讀蘇秦傳歎云秦得陰符
而讀之可謂極揣摹之苦但此願力却以取尊榮
三字作起念結局此秦之所以死富貴也登仕籍
後益嗜誦讀書史盈笥丹鉛其旁者再即內典亦
無不究心尤服膺孔氏家法毋謂

成祖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爲性理大全頒行學宮要使一切決防裂綱之事有所忌憚不敢爲若今日立朝諸人瞞心昧已日墮坑塹正須正人君子指點迷途使得與于光明以故時與鄒公元標馮公從吾高公攀龍輩講論往還朝夕不倦其致三公書有云學問多方總以明心爲主人心昏遊雖有百種大略俱從無忌憚來忌憚二字絕與天理相近相在爾室一語千聖學問丹頭也二三同志來亦持此互相參証力學躬行先君有之乃邪議以

標榜側目不更異哉先君性不肯諛人亦不喜人
諛居鄉時毎見縣令去任不辨臧否士紳輒爲立
祠相沿成習心厭薄之未嘗肯一列名及移令仁
和武清兩邑爭爲尸祝計先君聞之移書格止然
士民實深去後思竪祠植碑所在皆然雖逮繫時
三邑卒不毀以承逆賢意倘所謂三代直道非耶
先君政績之在三邑者不肖時尚童幼不及悉知
其臺中事則又隨家慈侍大父母于家知之亦不
能盡止就筆記及過庭時所指示者聊撮大略如

此遺佚可勝言哉先君生于萬曆十年六月十五
日卒于天啓六年六月十七日享年僅四十有五
毋申氏初封孺人頃泐先君三品
郵典進封淑人子六長廷鄖不肖廷祚邑庠生今入國
子監讀書娶袁氏次廷祉邑庠生卒娶吳氏亦卒
次廷禧聘董氏俱毋申出次廷祺次廷禨側宋出
次廷禨側俞出女五一適生員蔣玉輝卒一適生
員陳脩一適趙渭一字陶學儀俱毋申出一字呂
啓元側宋出廷祚子四曙昉曦時曦聘龐氏廷祉

子一隨殤先君所著有奏議老子解八識規矩略
註論語商行世別有詩文雜集尚書講義論孟題
解三邑政譜及評定念一史通鑑紀事本末荆川
右編昭明文選人倫佳事俱容續刻不肖孤卜以
壬申年十二月九日奉先君靈柩葬于本縣二十
七都九圖叟字圩之
賜域不肖孤椎不文不足以闡揚先德而又至痛栬
心投筆數四惟是邀靈于
華袞之章以為不朽計者義不可已故敢泣血具

狀以俟

大人先生憐而採焉不肖孤死且幸甚先君亦死且幸甚不勝仰顲哀懇之至

不肖孤子周廷祚泣血謹述